

抒怀旧槟城——梅淑贞散文的地景书写

扶 瑤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摘要：本文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框架，探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梅淑贞散文中的槟城地景书写。研究发现，梅淑贞通过语言、建筑与饮食三重地景，构建了离散社群的记忆图谱：方言词汇的文学转译形成“活态档案”，混杂语言暴露身份协商的政治隐喻；门楣郡望的风化与宗祠活化揭示记忆载体的坍塌与重构；饮食的在地性与混生性既抵抗文化同质化，又遭遇代际断裂与商业祛魅的双重危机。研究指出，梅淑贞的书写既是对殖民遗产与移民文化的双重解构，亦是全球化语境下离散社群重构身份认同的文学实践。其地景叙事突破传统怀旧范式，将个体记忆升华为集体遗产，在物质性存续与意义性重构的辩证中，为东南亚华人文化记忆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

关键词：梅淑贞，散文，地景书写

槟城，这座镶嵌在马六甲海峡的百年港城，始终在层叠的殖民印迹与移民记忆中摇曳生姿。作为东南亚华人离散社群的重要记忆场域（Sites of Memory），其街巷肌理与建筑景观不仅承载着物质时空的变迁，更铭刻着华人族群跨越原乡与他乡的文化基因。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槟城华人社群的在地化书写逐渐显露出独特的怀旧特质——他们试图通过文字重构消逝的时空，在记忆的褶皱中打捞身份认同的锚点。梅淑贞的散文创作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典型缩影，其笔下的老槟城地景既是个体生命的经验容器，亦成为族群集体记忆的存储档案。本文以文化记忆理论为视角，探讨梅淑贞如何通过地景书写将槟城转化为“可读的”记忆文本。

一、语言地景：离散记忆的声纹档案

(一) 语言地景的双重维度

1. 方言词汇的嵌入与民众记忆的“活态档案”

在梅淑贞的散文中，充斥着众多槟城福建话。例如“峇峇”（Baba，土生华人男性）、“娘惹”（Nyonya，土生华人女性）、“五脚基”（骑楼走廊）、“红毛丹”（东南亚水果）等。这

些词汇不仅是地方风物的标签，更是庶民记忆的载体，承载了未被官方历史记录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叩开往事的扉门，作者对住在门牌 6 号的娘惹家庭记忆犹新“这名壮健的娘惹中年只以一条花色斑斓沙笼围身，光赤着肩膀，一天到晚以石磨磨三峇辣椒边诅咒‘夭寿短命’，对我们同屋的小孩也从没有过好脸色”¹。通过对左邻右舍生平轶事的载录，将槟城峇峇娘惹社群的混血文化史嵌入文本。此类书写策略呼应了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提出的“存储记忆”（Archival Memory）概念²，即通过文学媒介将碎片化的边缘记忆转化为可被后世追溯的“活态档案”。

2. 方言作为“记忆的暗语”与“语言共同体”的构建

方言在梅淑贞的文本中承担了双重功能：一方面，其独特的词汇与发音成为文化记忆的密码，仅对熟悉槟城华人社群的读者产生意义共鸣。例如，“五脚基”产生与闽籍华侨在新马一带对马来语“Kaki lima”和英文“Five-Foot-Way”的杂糅翻译有关³，既指向英国殖民时期的建筑法规⁴，又隐喻华人与殖民权力的空间博弈。此类词汇的文学转译构建了一个排他性的“语言共同体”——唯有共享此语言密码的群体，方能解码文本背后的历史创伤（如殖民经济压迫、族群身份焦虑）。另一方面，方言的濒危性加剧了文化记忆的危机。全球化背景下，槟城年轻一代的福建话使用率锐减，语言逐渐沦为“失落的符号”。梅淑贞通过对方言的文本化保存，赋予其美学合法性。在散文《自己人》中，梅淑贞因为能用潮州话同同学的监护人聊天而成为“意外之喜”，只“因为我是第一个令她的监护人感到高兴的访客”⁵，如此受人器重仅仅是因为作为年轻一辈的她能说潮州话。由此可窥，方言的流逝。而在《爸爸快回家》里，作者刻意以汉字音译台山话的语调韵律“你个女叫你返屋企啦！”⁶使书面文字携带口语的肉身性。这种转译不仅留存了语言形式，更保存了方言背后的情感模式——方言的婉转升调暗含槟城华人“外柔内刚”的生存哲学。

方言不仅是记忆的容器，更是维系文化认同的纽带。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文化记忆的延续依赖于“重复性实践”，而梅淑贞的方言书写恰是一种抵抗遗忘的“记忆仪式”⁷。通过将口语固化为文本，她将私人怀旧转化为公共遗产，使离散社群的“无根焦虑”获得象征性安放。

¹ 梅淑贞. (2021). 自序. 前朝今朝. 雪兰莪: 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4-5 页.

² [德]阿斯曼, A. (著). (2016). 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潘璐(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142 页.

³ 王珊, 杨思声, 余浩淼. (2018). 骑楼文化研究: 跨境方言“五脚基”的起源及其语义演变.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27-35. <https://doi.org/10.16067/j.cnki.35-1049/c.2018.06.003>.

⁴ 注释: 斯坦福·莱佛士在考察印度、东南亚地区以及殖民地城市的规划和街区组织后, 在其所制定的新加坡都市计划中规定了“五脚距”的建造要求。1826 年以后, 该法规在海峡殖民地的另外两个部分槟城和马六甲得以应用。

⁵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 雪兰莪: 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1 页.

⁶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 雪兰莪: 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30 页.

⁷ [德]阿斯曼, J. (著). (2015).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金寿福, 黄晓晨(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88 页.

(二) 混雜性語言的政治隱喻

1. 語言層積結構與多元權力角力場

梅淑貞的散文語言常呈現華語、馬來語、英語的交雜，形成獨特的“層積結構”。如她在《日落洞巴剎之面》里寫的：

“在檳城過農曆新年那幾天，我居然戒掉放大假就趁機賴床的不良習慣，天天大清早已洗刷妥當，趕着上巴剎買菜兼吃早餐。”⁸

“巴剎”源自馬來語“Pasar”，是市場、集市的意思⁹。再者，檳城地區的“日落洞”的音譯則來自 Jelutong 的福建音¹⁰；觀看的粵語電影中女主“患的絕症不是‘砍殺爾’，而是前所未聞的‘傷神’”¹¹；居民常去遊覽的植物園又被稱為“瀑布花園”，因為它的英文名是“Waterfall Gardens”；自詡為“一百巴仙的廣東幫”¹²。此外，她在散文中提到福建話在檳城的在地化演變“汝啦我啦”，非檳城人聽到會覺得“簡直像在唱歌”¹³，所以當在檳城熟稔福建話的她到了吉隆坡後，只能對泉州福建話一知半解，溯其根本則是“檳城的福建話已經慘咋了很多馬來話用語，而且強調分別很大”¹⁴。

此類語言打破了單一語言的霸權，映射出檳城華人“介於之間”（in-between）的身份狀態：馬來語詞匯指向在地生存的妥協，英語殘留殖民歷史的傷痕，而華語則是對文化根源的微弱堅持。梅淑貞的文本中，語言越界不僅是美學選擇，更是政治宣言——拒絕被簡化為“純粹華人”或“徹底馬來化”的他者。

2. 身份協商的語法體系

與其他馬華作家，如張貴興子在《野豬渡河》中以古雅中文重構南洋史詩堅持“純中文”書寫不同，梅淑貞的混雜語言暴露了离散華人的脆弱性。如在敘述門牌 14 號的几个不婚娘惹時，提及她們身上的“抽紗可拜也一樣扣上鑲了鑽石的 Kerongsong(扣上可拜也的三环式鏈狀扣針)”¹⁵；憶及童年，兒時的她會蹲在臭氣熏天的污水溝里挖掘“各式五顏六色、來歷不明、檳城福建人依照馬來話叫做 manik 的小珠子”¹⁶；論及讀者，認為他“可以上上 Watering-Hole，跟一群酒友大吐苦水一番”¹⁷當華人移民及其後代既無法完全掌握標準中文，亦不願徹底同化於馬來語主導的國族話語時，混雜語言成為“不得已的抵抗”——以不純正性對抗本質主義的身份暴力。

⁸ 梅淑貞. (2024). 無重點：日落洞巴剎之面. 八打靈：有人出版社. 第 43 頁.

⁹ 仲立斌. (2021). 建構空間、凝聚族群——新加坡巴剎的華語流行歌曲表演. 中國音樂, (02): 124-131. DOI:10.13812/j.cnki.cn11-1379/j.2021.02.015.

¹⁰ 梅淑貞. (2024). 無重點：日落洞巴剎之面. 八打靈：有人出版社. 第 45 頁.

¹¹ 梅淑貞. (2021). 前朝今朝. 自序. 雪蘭莪：陳志英張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4-5 頁.

¹² 梅淑貞. (2021). 前朝今朝：鄉音. 雪蘭莪：陳志英張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9 頁.

¹³ 梅淑貞. (2021). 前朝今朝：鄉音. 雪蘭莪：陳志英張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20 頁.

¹⁴ 梅淑貞. (2021). 前朝今朝：鄉音. 雪蘭莪：陳志英張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20 頁.

¹⁵ 梅淑貞. (2021). 前朝今朝：自序. 雪蘭莪：陳志英張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5 頁.

¹⁶ 梅淑貞. (2021). 前朝今朝：匚字回時. 雪蘭莪：陳志英張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45 頁.

¹⁷ 梅淑貞. (2024). 人間集：寡恩的讀者.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28 頁.

然而，这种策略亦隐含风险。混杂性可能遮蔽权力不平等。在梅淑贞的文本中，英语往往代表资本与现代化（如“Shopping Mall”），而诸如福建话、广东话等方言则指向被囚禁于怀旧框架，这种对立暴露了离散群体在全球化中的结构性困境：母语沦为文化标本，霸权语言持续侵蚀日常生活。

在散文《吾爱吾语》中，梅淑贞认为方言为母语，华裔“都尊重并爱护祖先世代传授下来的语言遗产”¹⁸，“家中大小老幼都说台山话”。又如在《无色无相》中“上面的官爷如何绞尽心思薇乔治市里的大街小巷改路名”¹⁹，居民们还是“监守老祖宗留下的遗产，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维持之前巷子名字的称呼。然而，作者的最小的弟弟总是会在写自己中文名字的时候缺笔少画，她的两个小孩已经不会说台山话²⁰。

由此可见，梅淑贞的语言策略既是对多元文化现实的忠实呈现，亦是对权力关系的无奈妥协，也暗示了华人在马来西亚国族建构中的特殊位置。这种书写既是对抗遗忘的武器，亦是文化协商的痕迹。透过其语言择选，进一步揭示梅淑贞混杂性书写的独特性：她并非追求语言的纯粹性或颠覆性，而是通过语言的“不完美”映射离散身份的“未完成性”。

二、建筑地景：符号坍塌与记忆重构

（一）物质性衰败与符号异化

1. 门楣朽坏：郡望符号系统的双重塌陷

“寻根意识”是世界的两大思潮之一²¹。“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教授则认可“寻根”是人之天性。姓氏不仅是一个家族血缘关系和族群关系的标志，亦是一个家族和族群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基础²²，更是全球华裔寻根问祖、认祖归宗、祭祖谒宗关注的重点²³。在梅淑贞的散文中，门楣却出现颓势。在《再见旧世面》中，她背着相机，重回旧城，打算捕捉“日见衰败的旧时西河、颍川、陇西等门庭”²⁴。她摹写道：

“那些一个个名字出自中国福建省某个乡县的牌匾，曾经庄严无比的高悬门楣，间接地向社区内的街坊以及三不识七的陌生人，高姿态的宣布自己是姓林姓李的人家。”²⁵

刻有“西河”“颍川”“陇西”等郡望的门楣，在物质性朽坏与符号意义消解的双重侵蚀下，成为离散社群文化记忆断裂的微观镜像。当木质结构风化剥落、文字模糊难辨时，不仅物理载体面临消亡危机，其承载的家族迁徙叙事与郡望地理谱系更遭遇阐释系统的结构性崩塌。

¹⁸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吾爱吾语.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54 页.

¹⁹ 梅淑贞. (2024). 无重点：无色无相.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49 页.

²⁰ 梅淑贞. (2024). 无重点：我家母语.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236 页.

²¹ 高永强, 杨再立. (1994). 全球意识观照下的中国文化：著名学者汤一介教授访谈录. 新华文摘, (8).

²² 薛博文. (2024). 中华姓氏文化在具身认知过程中的现代化传承. 文化产业, (27): 160-162.

²³ 陆地, 孙延凤, 陈沫. (2024). 中国姓氏文化的周边传播规律探析. 新闻爱好者, (05): 20-29. DOI:10.16017/j.cnki.xwahz.20240507.001.

²⁴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再见旧世面.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51 页.

²⁵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再见旧世面.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51 页.

梅淑贞以影像人类学式的凝视，记录下这些曾作为“族群身份宣言”的庄严牌匾，如何从凝聚血缘认同的文化符码，蜕变为现代语境中失语的装饰符号。在此过程中，门楣从“悬浮的史诗”沦为“沉默的废墟”，暴露出文化记忆传承的根本困境：当物质载体与意义阐释的共生链条断裂，记忆终将湮灭于时空褶皱之中，徒留无法解码的符号残片。

2. 天井生态：有机记忆的消逝与空间异化

在梅淑贞的散文中，天井作为传统建筑的“呼吸之眼”，承载着人与自然共生的文化记忆。当四十七岁的她忆及姐姐工作的裁缝店，依然“特别清晰”地记得阴暗、狭长房内的景象：

“只有在天井处透进一点天光，水泥地上的缝隙和破旧的墙面上长满了青苔。我记得饭厅就在天井旁的走廊上。”²⁶

天井曾是家族与自然对话的媒介，其生态功能与人文意义密不可分：阳光自天井穿过，苔藓与植物在缝隙中自然生长，构成微观生态系统；而家族成员在天井中的日常活动则赋予其文化意涵，哪怕是一桌一椅也会在时过境迁的梦境中循环复现：

“我矗立在史超域巷六号²⁷……的左侧楼梯入口老宅的右侧竟然新开辟了一道校门，站在外头可一览无遗大厅后的宽敞天井、圆石桌石椅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小小的鱼池和满园的花木扶疏。”²⁸

然而再次见到旧城天井，它位于一个旅舍之中，作者是“不速之客”，“只见天井处透露着天光，内外粉刷一新”²⁹。天井以及自然痕迹保存了未被文字记录的民众生活史，但粉刷后的天井则被割裂了与原初生态-文化联结。从“生活的空间”——即承载具体生活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场——被异化为“构想的空间”，成为消费主义景观的装饰符号。

(二) 功能性转生与记忆重构

1. 宗祠活化：神圣空间的仪式性重构

宗祠在梅淑贞的文本中是文化记忆的“神圣容器”。以戴氏宗祠为例，小时候的宗祠“人来人往，天天都有无所事事的中老年戴氏叔伯，坐在那里看报纸和高谈阔论³⁰”，而今其“铁闸虽是上了锁，大门却是敞开，里面杳无一人，只有墙上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戴氏乡亲父老照片，静悄悄的守候着他们最后的这片地盘”³¹。即便如此，戴氏宗祠也与周遭“人踪灭绝”、“破瓦颓垣”环境不同，今日的宗祠比过去繁华，“在一条十室九空的破落陋街，下足本钱将一间屋龄近百的老房子，悉心打扮得花枝招展，连门前高高挂上的两个大红灯笼也是簇簇新。这身的脱颖而出风光，在整排灰黯惨淡、瓦砾处处的无人陋屋衬映下，仿佛是对时间的摧残和无情的法

²⁶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弟弟.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35 页.

²⁷ 注释：梅淑贞的家。

²⁸ 梅淑贞. (2024). 无重点：我家母语.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14-15 页.

²⁹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凸公馆.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50 页.

³⁰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再见旧世面.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52 页.

³¹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再见旧世面.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52 页.

令，作了一个最蔑视的手势”³²。人丁与建筑的前后差异形成了张力，也暗示离散社群在现代化冲击下对文化根源的执着。扬·阿斯曼强调，文化记忆依赖“仪式一致性”实现代际传递³³，而宗祠的兴盛，正是通过实践（如修缮）将抽象历史转化为可感知的当下。

2. 转生：消费主义时代的记忆剧场

在梅的散文中，乔治市老城区的“荒凉惨淡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槟城的古早古早房子多得是，但近十年来每返一次乡，便越发觉得整个城市的面目全非。房子一如人类，若不收拾门面与内容，时限一到即会颓势毕露。海墘街、头条路、二条路一直数下去，塌墙败瓦的战前旧屋挨挨靠靠的互相依偎，其实是谁也救不了谁。”³⁴这种物质性损毁直接威胁着文化记忆的载体基础。

荷兰银行对旧行的改造实践提供了物质性存续的现代解决方案。他们“把旧行装葺一新后，以比市价低廉甚多的租金，租给溶表演艺术与古董文化于一炉的餐馆”³⁵，在保持建筑本体结构完整的同时实现功能置换。这种改造模式既延续了物质载体的物理形态，又通过空间功能的现代转化赋予其新的社会价值。张弼士故居的改造工程更具典型性，该建筑在改造前呈现“早已没颜落色，丝毫看不出本来的瑰丽”³⁶的衰败状态，经过系统性修复后“回复光彩，美得让观者目不接给”³⁷。其修复工程不仅恢复了“已超过百年的龙楼凤阁所呈现的雕梁画栋之美”³⁸，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最佳维修古迹奖的专业认可。而今又以其特色转为旅店，兼有博物馆化与旅店化的复合功能定位。

然而，这种物质性存续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记忆解构机制。当“族群记忆剧场”转变为“怀旧消费橱窗”，建筑空间完成了从文化记忆容器到消费符号的异化过程。咖啡店化与旅店化的改造模式，既构成文化记忆理论的复杂实践样本，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困境。这种物质性保存与意义性抽空的共生状态，本质上是消费主义对文化记忆的驯化机制在当代社会的具体表现，暴露出文化遗产保护中物质存续与精神内核传承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三、饮食地景：味觉叙事的时空博弈

（一）味觉基因的双重编码

1. 地理基因与刁钻味蕾的共谋

槟城食物的不可复制性，根植于其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之间深刻的共生关系。梅淑贞在散

³²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再见旧世面.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52 页.

³³ [德]扬·阿斯曼 (Jan Assmann) (著). (2015).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金寿福，黄晓晨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89 页.

³⁴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老屋子.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89 页.

³⁵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坐喝山崩.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28 页.

³⁶ 梅淑贞. (2024). 无重点：纸上重游蓝公馆.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60 页.

³⁷ 梅淑贞. (2024). 无重点：纸上重游蓝公馆.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61 页.

³⁸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我城《史话》（下）.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61 页.

文中反复强调，即便是相同的食物名称，一旦离开槟城特定的时空坐标，便会发生难以名状的味觉畸变。六岁时，梅淑贞与家人吃了吉隆坡的广府炒，“带有浓厚的腥味，妈妈边吃边唠唠叨叨，痴不了两口便全部作废。我觉得十分心疼，但那两包炒粉真的难以下咽”³⁹。这种味觉落差不仅指向烹饪技艺的差异，更暗示着槟城特有的气候湿度、市井烟火对食物本质的塑形力量。当作家客居他乡三十余年仍拒绝尝试甜辣酱猪肠粉时，童年记忆中“只浇了最香最浓的虾膏和芝麻”⁴⁰已成为衡量食物正统性的绝对尺度——任何偏离这一标准的改造都被视作对文化基因的背叛。

槟城人对食物的挑剔，构成了一道无形却严苛的文化屏障。这种“嘴刁”⁴¹特质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积淀形成的味觉监护机制。梅淑贞笔下落日洞卤面的“可口”⁴²与 SS2 卤面的“恐怖”⁴³体验形成尖锐对比。揭示出槟城社群对烹饪细节的病理性执着：鸡脚的卤制火候、汤头的菌群生态、豆腐卜的外型和吸汁能力，都被纳入严密的评估体系。这种集体性的味觉洁癖，本质上是移民群体在离散境遇中建构的文化防御工事——通过将饮食标准神圣化，维系身份认同的边界。

食物的在地性最终升华为抵抗同质化的文化宣言。“几乎岛上样样东西都是非吃不可的极品”⁴⁴时，她揭示的不仅是味觉偏好，更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归属策略。槟城咖喱面中“恰到好处”的豆芽”“迷你豆腐卜”与“两块二”⁴⁵定价构成的微妙平衡，实为多重历史力量协商的结果：既有殖民时期遗留的市集经济传统，也有移民群体对性价比的精明计算，更暗含热带生态对食材选择的潜在规制。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试图移植或仿制槟城食物的行为，都注定沦为失去语境的苍白模仿。

2. 跨文化层积与在地化生成

梅淑贞笔下的槟城饮食记忆，始终萦绕着多重文化碰撞的褶皱。例如：

“未回之前甚至还扳着指头数回去要大开杀戒的风味特殊的家乡小吃：中山戏院旁的鸭肉粿条汤，而浮罗池滑巴刹的那档鱼丸粿条也不错，热滚滚的汤加上切细的指天椒，一咬下去，那种滋味，真实刺激透顶；槟榔律的炒沙河粉、银丝云吞面（老天，那么久了，不知还存在吗？）、丽士剧院侧边的卤面和阿三叻沙，都是等着要游子去重温旧梦的天下美味。在家城，随便在日落洞巴刹吃碗街边咖喱面，也比这个食不知味的城市强。”⁴⁶

中提及的各类小吃——从鸭肉粿条汤、鱼丸粿条到炒沙河粉、银丝云吞面——虽以中国南方饮食为基底，却在南洋语境中发生微妙变异。例如，粿条汤中的“指天椒”辛辣刺激，已远超

³⁹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火车的日与夜.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62 页.

⁴⁰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火车的日与夜.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46 页.

⁴¹ 梅淑贞. (2024). 无重点：日落洞巴刹之面.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44 页.

⁴² 梅淑贞. (2024). 无重点：日落洞巴刹之面.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44 页.

⁴³ 梅淑贞. (2024). 无重点：日落洞巴刹之面.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45 页.

⁴⁴ 梅淑贞. (2024). 无重点：日落洞巴刹之面.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43 页.

⁴⁵ 梅淑贞. (2024). 无重点：纸上重游蓝公馆.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61 页.

⁴⁶ 梅淑贞. (2024). 梅花观：近乡情不怯.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27 页.

原乡潮汕风味的温和；云吞面中掺入的“咖喱叶”碎末，泄露了与印度移民的香料交流。这些食物并非简单的文化复制品，而是通过食材替换与味觉增补，完成移民经验的味觉转译。更具理论张力的案例是“叻沙”的符号重构。这道被公认为马来西亚国菜的料理，在梅淑贞笔下呈现出复杂的文化层积：其汤底中的椰浆来自马来族群的传统饮食，虾酱的制作工艺承袭自闽南发酵技术，而罗望子的酸味则暗含印度劳工的味觉遗产。叻沙的混生性恰是槟城作为文化接触地带的物质显影。

而“嗍呷店”的案例则展演着语言与食物的互构关系。“嗍呷”（Kopi）作为马来语“咖啡”的福建话音译⁴⁷，其命名本身即构成离散经验的语音褶皱——殖民者的经济作物（咖啡豆）、马来语的语音外壳、福建移民的饮食实践在此达成诡异和解。当梅淑贞计划开设的店铺将推出带有斑兰叶颜色与香味的“咖椰面包”，这种经营构想已超越商业逻辑，成为一种具象化实践：在殖民遗产（咖啡）、原乡记忆（闽南饮茶习俗）与热带生态（斑兰叶）的夹缝中，开辟出属于移民后裔的文化协商场域。

（二）记忆传承的现代困境

1. 代际断裂：节日食物的文化失语

槟城人对节日饮食传统的坚守，呈现出仪式实践与文化释义之间的深刻断裂。这种断裂在代际传递中尤为显著：老一辈通过重复性饮食操演维系文化记忆，而年轻一代往往在机械参与中丧失对符号意义的感知。梅淑贞家年每逢元宵节，便有一道名为“贵妃鸡”的菜肴，且“大概会世代代吃下去”⁴⁸，但人们默认该名为“肥美”鸡的代称，原初关联的盛唐宫廷想象已湮灭无痕。当远房婆婆在餐桌前感恩“吃鸡好世界”⁴⁹时，其话语中残留的六十年代物质匮乏记忆（“矜贵的鸡”），在饱食年代出生的孩童耳中，不过是难以解码的古老咒语。

这种断裂在跨方言族群的饮食禁忌中更为吊诡。福建人拜天公必供黄梨以求“旺来”，而广东人因“梨”“离”同音避之不及⁵⁰。梅淑贞观察到，方言音韵构筑的象征体系，在缺乏历史语境阐释的情况下，沦为自相矛盾的地方性知识。

最具症候性的是节日饮食的体验与认知时差。新一代的小孩喜爱冬至，不外乎“”因有甜咸两味的汤圆可吃”⁵¹，不知晓“冬至”背后的天文历法意义。这种认知滞后被作家尖锐表述为“吃过不知多少百粒汤圆后”才知晓“何谓冬至”⁵²的时间债务。更堪忧的是，当端午节的女校学生“在大口大口吃着她妈妈裹着的粽子时”，尚且不明白“为什么每年那一天，要吃这种黏嗒嗒的东西”⁵³。其困惑不仅指向屈原传说的失传，更暴露出食物与历史记忆的纽带已被商业化的

⁴⁷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嗍呷店.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64 页.

⁴⁸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金凤凰.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51 页.

⁴⁹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猪膳.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02 页.

⁵⁰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炎.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67 页.

⁵¹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炎.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67 页.

⁵²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炎.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67 页.

⁵³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两间母校，我记得.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166 页.

节庆消费主义割裂。年轻世代在吞咽红柑（象征“黄金”）、咀嚼汤圆（隐喻“团圆”）时，完成的仅是味觉层面的生理循环，而深植食物肌理中的移民史与生存策略，早已在代际传递中散落为无人捡拾的文化碎片。

2. 商业祛魅：饮食记忆的时间暴政

梅淑贞的散文中，槟城饮食的当代困境被凝缩为一则商业化的现代寓言：当食物的制作沦为效率与利润的奴隶，当传统技艺在成本核算中被判定为“不合时宜”，记忆中的至美之味便不可逆地褪色为空洞符号。作家以冷峻笔触记录下这场由商业理性主导的味觉祛魅，在文本裂隙间发出文化记忆濒危的警示。

在散文《耶谷氏》中，梅淑贞以耶谷氏饼干为标本，解剖商业化对传统滋味的侵蚀。“童年时代的耶谷氏特别好吃……香、松、酥三者具备，而且入口即化……只有遇上特殊的场合才有一亲香泽的机会”⁵⁴，这种稀缺性并非源于工艺复杂，而是手工制作的耗时性，文中虽未直接提及制作过程，但包装的细致可见一斑“装在像一只小型行李箱的长方型略扁平的铁皮盒里，里边以蜡纸密封，要打开来还得费一番周折。掀开铁皮盖后，只见饼干上面十分隆重其事的覆盖了一层凹凸纹纸……防止饼干在装运时碎裂以及防潮只用”⁵⁵。然而“科技越先进，生产出来的食物就越‘化学’，耶越来越难吃”⁵⁶。这里食物的本质被符号取代，饼干不再是珍馐，而是怀旧的标签。

不仅是饼，米粉亦然。梅淑贞返家觅食，在小贩中心索要了一份鲜煮鱼肉米粉，在她眼中，米粉理应“柔韧绵滑”，由“猪肠、肝连、萝卜、豆腐等同炖后释出的油香气培成一碗”，而老板售卖的米粉却采用“早已炸好的鱼肉煮汤，而不是鲜鱼肉，早已无鲜美细嫩可言，而且炸鱼肉往往带点油溢味，可能还是买现成的”⁵⁷。最终，米粉物质性中沉淀的文化记忆被资本逻辑碾为齏粉。

梅淑贞的批判锋芒直指商业社会对“食物时间性”的篡改。在传统饮食实践中，时间不是生产成本，而是滋味生成的必需维度：耶谷氏饼干的酥脆依赖自然发酵的等待，米粉汤的鲜美仰仗鲜肉与萝卜数小时的共炖。而商业化将时间压缩为“可计量的资本”。随着食物制作周期的碾碎，其承载的地方性记忆也随之崩解。

结 语

梅淑贞的散文创作以地景书写为媒介，构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记忆博物馆。在语言地景中，方言的活态档案与混杂语言的政治隐喻交织，既维系着离散社群的文化密码，又暴露出身份协商的脆弱性；建筑地景通过物质性坍塌与功能性转译，揭示了文化记忆载体与意义系统的共生困境；饮食地景则以味觉基因的双重编码与时空博弈，演绎着移民文化的坚守与妥协。这些地

⁵⁴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耶谷氏.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96 页.

⁵⁵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耶谷氏.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96 页.

⁵⁶ 梅淑贞. (2021). 前朝今朝：耶谷氏. 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96 页.

⁵⁷ 梅淑贞. (2024). 无重点：猪粉肠段落. 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第 47 页.

景书写共同构成了一部关于离散经验的生存史诗，在全球化浪潮中守护着东南亚华人社群的精神原乡。

作为马六甲海峡的文化枢纽，槟城的特殊性在于其既是殖民遗产的见证者，又是移民记忆的发酵场。梅淑贞的文本揭示，地景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存在，更是文化记忆的生产装置。当门楣郡望风化剥落、方言词汇濒临消逝、传统饮食遭遇工业化侵蚀时，她以文学书写完成了对文化基因的抢救性记录。这种书写既是对“存储记忆”的归档，亦是对“交往记忆”的激活——通过将私人怀旧升华为公共遗产，离散社群得以在想象的地理中重构身份认同。

然而，梅淑贞的地景书写并非浪漫化的怀旧叙事。她冷峻地揭示现代性对记忆的暴力解构：代际断裂导致文化符号空转，商业理性将记忆异化为消费符号，语言混杂性暴露权力不平等。这些困境指向更深层的文化危机：在全球化与本地化的张力中，离散社群如何维系文化记忆的连续性？梅淑贞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文学解决方案——通过地景书写将碎片化的记忆整合成可感知的叙事，使离散经验获得美学形式与理论深度。

站在文明对话的新起点，槟城地景书写的启示在于：文化记忆的传承不应是对过去的简单复刻，而应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寻找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梅淑贞笔下的“五脚基”骑楼、“叻沙”混生美食、“嗲呷店”语言褶皱，都在证明文化记忆的生命力源自其开放性与适应性。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地景时，看到的不仅是消逝的旧时光，更是离散社群在历史夹缝中淬炼出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守护，在于让记忆成为流动的活水，而非凝固的标本。

参考文献：

书籍

1. [德]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2016).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 [德]扬·阿斯曼(Jan Assmann)(著).(2015).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4. 梅淑贞.(2024).人间集.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5. 梅淑贞.(2024).梅花观.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6. 梅淑贞.(2024).无重点.雪蘭莪:有人出版社.

期刊论文

1. 高永强.(1994).杨再立.全球意识观照下的中国文化:著名学者汤一介教授访谈录.新华文摘,(8).
2. 陆地,孙延凤,陈沫.(2024).中国姓氏文化的周边传播规律探析.新闻爱好者,(05):20-29.

DOI:10.16017/j.cnki.xwahz.20240507.001.

3. 王珊, 杨思声, 余浩淼. (2018). 骑楼文化研究: 跨境方言“五脚基”的起源及其语义演变.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6): 27-35. DOI:10.16067/j.cnki.35-1049/c.2018.06.003.
4. 薛博文. (2024). 中华姓氏文化在具身认知过程中的现代化传承. 文化产业, (27): 160-162.
5. 仲立斌. (2021). 建构空间、凝聚族群 —— 新加坡巴刹的华语流行歌曲表演. 中国音乐: 2 (2), 124-131. <https://doi.org/10.13812/j.cnki.cn11-1379/j.2021.02.015>.